

# 大相国寺：僧俗之间展映出的宋代都市繁华

郑纯方

(开封市群艺馆,河南 开封 475000)

**摘要：**大相国寺作为东京闹市中的佛门净地，与别的知名寺院相比，其不同之处在于，僧人一方面参禅打坐诵经，一方面又参与商品交易活动。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旺盛的人气，以及宋朝皇帝的推崇，大相国寺市场繁荣发展。再加上宗教节日的长期渲染，以文化经营和杂伎百戏为代表的庙会文化随之勃兴，最终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。

**关键词：**大相国寺；商品交易；庙会文化；文化氛围

**中图分类号：**K244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8-9640(2008)03-0046-03

研究者普遍认为，城市最早的概念是城与市的结合。所谓城，即指城墙，城墙围起来的地方；所谓市，即指市场，商品交易的场所。由此可见，“市”即市场，是构成城市半壁江山的元素。学界认为，宋代都市的最大特点，是商业服务业的空前繁荣。这个繁荣除了林立的酒店、喧闹的商业街区之外，定期的不定期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兴起，也是一个重要标志。在北宋都城东京还有一个特例，市场的位置选择是朝廷根据民间实际情况来决定的。它同时兼顾了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。这样就使集贸市场不但非常的繁华热闹，而且纷纭万状，构成了都市巨大的景观空间。关注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，对于今天的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历史脉络的延续，大有裨益。

## 一、超大市场，兴于佛寺

大相国寺作为东京闹市中的佛门净地，始于六朝而兴于唐宋。因为宋代皇帝开国之始即崇信佛教，所以大相国寺一度成为皇家寺院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仿佛沾了皇上的光，身价就高贵。再加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、魏公子无忌礼贤下士（相国寺址原为魏公子无忌的家宅）等传说的渲染，使大相国寺更是声名远扬，不同凡响。

但是，考察后发现，大相国寺在东京城的地位不单是上述原因奠定的，也因为这里有一个“万姓交易”的大市场。孟元老在他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甚至没有更多地着眼于寺院的各项佛事，而是拿出一章的篇幅集中描写了那里的万姓交易的情景。我们不得不佩服孟元老的眼光，如果单纯记录佛事，除了善男信女和为游客提供旅游资讯外，不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。可是这个大市场就不一样了。因为，市场是城市的主体形态之一，它与市民的生活需求、社交活动密切相关。这个大市场因此也造就了大相国寺的不同之处，僧人一方面参禅打坐，闭目诵经，一方面又近水楼台地参与经贸活动，有着可观的经济收入。可以说大市场为市民而开，同时让大相国寺占尽了风光，也彰显了自己在大都市中的突出地位。

按照《东京梦华录》里的记载，大相国寺这个知名佛寺，每月初一、十五和逢八开放 5 次，允许市民百姓到寺里做买卖，三百六十行，上中下九流，引茶卖浆者，都可以自由出入。不仅市民们纷纷光顾，外地客商也纷至沓来。对这个超大型集市的景观，《东京梦华录序》中有两句精短的评价：“伎巧百工列肆，罔有不集；四方珍异之物，悉萃其间。”真是个气象万千的经济文化的盛大博览会。

研究大相国寺市场的成因，我们大致可以有这样几个印象。

### (一) 地利之优

大相国寺位于闹市中心，具有较强的吸纳力和辐射力，购物和娱乐都十分方便。与商业街区马行街（马道街前身）距离不远，与汴河东大街（旅馆、码头、服务业街区）和州桥夜市近在咫尺，在此建立市场比较理想，可以形成各具特色又关联一体的都市商业圈。

### (二) 人气旺盛

平日里僧俗两道进香的、游玩的、看杂耍的，已经是万头攒动、摩肩接踵了。在流动人员如此众多的地方办市场，拥有不同的消费人群，购买力自然很强。每次要有数万人次光顾，很容易兴旺发达起来。

### (三) 皇家推崇

北宋的朝廷特别看重大相国寺的地理气脉。不但皇上、后妃、皇族、宰辅大臣们不时地亲临，各国的使节来宾也喜欢到这里理佛观光。办好这个大市场，对于把东京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都市，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举措。

## 二、东方特色，世界水平

大相国寺市场具有东方特色，世界水平。这一点只要看看大市场的布局便可了然。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，使得它虽然庞大繁杂，但井然有序。可见宋代对于流通市场的设计与掌控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。

那么，相国寺大市场是个什么样的布局呢？

收稿日期：2008-06-13

作者简介：郑纯方（1946—），男（汉族），黑龙江集贤县人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开封市作协常务理事，开封电视台系列节目《魅力开封》主讲人之一。

·46·

它的整体布局是：从前到后，点面相连，兼及两厢，分区经营。有关东京研究的专著中对这种市场设置进行过具体的考证，还有一个形象的图示。开封府为此需要拿出相当的人力和物力来做好宏观筹划和市场管理。

大山门（大门口）一带集中交易珍禽异兽、猫狗之类的宠物。它们来自本土，也来自丝绸之路和世界各地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里进出方便，有宠物表演的空间，也有利于排泄物的清理、疫病预防等。天王殿、佛殿、资圣殿之前，是三个大庭院，临时搭起了彩色帐篷，轻质，易搭易拆，防避风雨和物品遗失。这是百货日用品的集中交易区，篷与篷之间有着品类的分工。有的卖姜糖、时果、腊脯，有的卖蒲合、草席、屏帏、鞍轡、弓箭以及洗漱用具。佛殿旁王道人的蜜饯，在京城里颇有名气，经常围满食客。就像今天清园里的马大吹，他吹的糖人又好看又好吃，游客喜欢，马大吹也成了开封的市井名人。此外，赵文秀的笔、潘谷的墨，这文房二宝也是文人学子垂青的奇货。现在，徐府街有个邱文成笔庄，小店不大，自己制笔自己卖，依然保留着宋代的韵味儿，需要扶持与保护。

摆在两旁廊庑中的全是地摊儿。地摊儿虽然是下里巴人，我们也不敢小看。《东京梦华录》给了8个字简介：“两廊皆师姑卖绣作”（《相国寺内万姓交易》），是说寺院中的尼姑在这里卖刺绣作品。什么领抹、花朵、珠翠首饰、生色销金、彩绣幞头与帽子等，色彩缤纷，款式多样，都是难得的手工艺品。孟元老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威的佐证，宋绣即汴绣，最早的创作者是相国寺等寺庙里的尼姑，大相国寺便是汴京刺绣的发源地。汴京刺绣作为开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直传承延续了千年之久。在相国寺旁边有一条小街，名叫绣巷。绣巷里边住了很多尼姑，住处也是她们的刺绣作坊，带领着徒弟日夜赶制绣品，然后拿到相国寺集市去卖。汴绣不仅是宫廷的用品，也是民众的所爱。由于宫廷的需求量大，后宫以及绣制若干个品级的各式官服等，使东京的刺绣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工艺品。大相国寺两廊之下的汴绣作品，像源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。

相国寺里还有一个行当是做评估师，给买卖双方估价钱。他们对于市场物价和行情的涨落，都有比较准确地掌握了解，在价格方面出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。他们同时也兼具了中介和证人的身份。据考证，做这一行的主要是寺内的和尚，他们见多识广，巧于言辞，不费三五分钟，就可帮助双方做成一笔交易。如果纪检会监察局去查查他们的个人财产，百万富翁决不是一个两个！也许，只有相国寺才有这种奇观，身披袈裟修正果，家资殷实赛富商。一般来讲，僧道们是出世的，是与世俗社会拉开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但在大相国寺不同，他们也是入世的，可以参与市场活动的，政府和市民都承认他们的双重身份，非但不加排斥这些凡俗的行为，而且对更加尊重。

寺院的后半部分，资圣殿前是一个古玩收藏品市场。在这个古玩市场里，主要经营一些古书、图画、古玩，以及各路卸任官员带来的土产、香药等奇货，每天的成交量很大，罕见的宝物也不时能见其踪影。有一位袁姓收藏家收藏了一册汉代大儒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，美中不足的是缺了2页，有些怅然和失望。后来他到相国寺集市上闲逛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在

资政殿前看到了一本，居然2页不缺，如获至宝。

还有一位南方来的读书人在资圣殿前出售一纸诗帖。诗帖是用粗厚的纸张写的，每行只有一两个字，类似颜真卿的祭侄文，十分奇伟。经专业行家辨认出来，这是苏东坡被流放至海南岛，得到赦免北归时写给秀才黎子云的诗，确属真迹，于是有人据价买了下来，差不多等于拾了一个“天漏”。

京师名士赵明诚，从做太学生的时候起就迷上了收藏，古董、金石、碑帖、书画，皆所喜爱。他新婚不久——妻子就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。他们夫妇最爱逛的就是相国寺古玩市场，经常到那里去淘宝。那时，赵明诚还是个学生，没有很多的钱去买收藏品，有时不得不把衣服或物品拿到当铺去。有一次，两人在资圣殿前发现一幅古画，是唐代名家的真迹，爱不释手，拿到手里就不想放下了。赵明诚与卖主商量，放下一点押金，拿回去看看再决定买不买，卖主爽快地答应了。这幅古画要价20万贯，赵明诚和李清照拿回去以后，左看右看，喜欢，上看下看，还是喜欢。可是，掂量再三，囊中太羞涩，只好恋恋不舍地璧还。

大相国寺市场的繁荣发展，宗教节日的长期渲染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既有宗教的虔诚信仰，也有世俗的商业交换。圣洁的与庸俗的，拜神的与拜金的，理想主义的与功利主义的，都在这里聚散来去，流连忘返。更可贵的是，在这里商人愿意对神灵顶礼膜拜，烧香磕头，捐钱献礼；僧道们也愿意学习商品交易之道，让自己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倒是大相国寺市场经济模式的先行体验。

### 三、庙会文化，初成气候

应该说，由于大相国寺的引领，东京城的物流市场逐渐改变了见物不见人的单一方式，注入了精神文化的内涵。以文化经营和杂技百戏为代表的庙会文化随之勃兴起来。这是大市场对都市文化立下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。

#### （一）方家术士的创意经营

大相国寺的后廊里还聚集着一大批术士方家，测字算卦、阴阳风水、预卜吉祥，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。这些人靠着一部《易经》，开始在这里用智慧和舌头赚钱。对此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只有一句话的介绍：“后廊皆日者、货术、传神之类。”（《相国寺内万姓交易》）既然是综合性的市场，人们尽可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经营。这也是庙会文化包容性的体现。他们有的拉绳子挂上一条“神课”、“看命”的布条，有的在案前树立“决疑”的牌子，看上去有些玄妙，有些天机莫测，实际上悄悄进行的还是一种市场交易。但是，做这种神神鬼鬼的生意，地点十分重要。尤其在这种佛教胜地，更容易卖弄玄虚。就连满腹经纶的苏东坡大学士也不例外，相信自己出生的年份、属相都不太好，因此命运也就不好。他说和他同年出生的同事好友，没有一个是富贵人，甚至成为穷困潦倒的代表人物。资料显示，当时东京城里在开封府登记注册的术士有1万多人，说明这是个正当的热门职业。在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，1万以上的从业者，平均100多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算命先生，其比例之大，令人吃惊。

术士也是文化人的一部分，他们有意无意间把民俗文化做成了一个产业。大约在1095年，据说相国寺里坐着一个

道人，专卖各种秘方。其中有个秘方是“赌钱不输方”，一个年轻的赌徒花了千钱买下此方。回去把锦囊打开一看，秘方上写着“但只抽头”四个字。意思是说你回去开个赌场，自己不参加赌博，光拿提成。只要官府和警方不找你的麻烦，绝对只赚不赔。这个道人算不上正经的术士，只是靠小聪明找到一个卖点，能使求问者得到某种忠告和启示。换一个角度看，他们也非寻常之辈，这大概要算宋代创意产业和咨询公司的雏形吧。由此观之，大相国寺市场的存在与兴盛，不仅繁荣了商品经济，也孕育和产生了一种大都市所特有的庙会文化产业模式。

宋徽宗赵佶登皇位之前，封为端王，是神宗第11子，哲宗之弟。哲宗有病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而且无子。这样一来，皇位继承人就成了他和兄弟们之间争夺的焦点。赵佶当时最有希望，但是心里没有底。他就让亲信带着他的八字到相国寺卜问吉凶，结果浙东术士陈彦看出了是天子的卦象。后来，赵佶果然成了传说中的风流皇帝宋徽宗。术士的大量出现，毕竟是一种历史的需要。这与当时的封建迷信和思想进化程度有关。不过，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充当了为人排解疑难的心理医生的角色。直到今天，一些寺庙和景点之内，依然有这个行当存在着。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，对于游客和大众来讲，已经渗进了更多的娱乐游戏的成分，权当找个乐子，体现娱乐的功能。

## （二）相术与画像市场开拓了创意的空间

后廊中还有两种营业，那是个相术、画像的专业市场。日者，是占卜相面的；货术，是抽签卖卦的；传神，是画像的。那时，大相国寺的画像很流行，很有市场需求。市民们要为已故的亲人画像留念，因为还没有照相、录像的技术，画像就是唯一的选择。画得好的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可以长期保存。画像还有更大的市场，就是为提亲说媒的服务，要先把女孩的像画出来，给男家相看，看上了就把画像留下，再见本人。这样一旦亲事不成，不至于尴尬难堪，也是一种文明之举。说起来，这也是从宫廷里传出来，为市民所用了。宫廷里皇帝选妃，先要让宫廷画师把备选的女子画了像，再由皇上看画像选择，点中了就等着做嫔妃，否则被淘汰。因此可以说，画像到了民间，到了大相国寺市场之后，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。

## （三）乐部与马队的市场服务功能

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还有这样的说法：“殿庭供奉乐部马队之类。”本来是一句泛泛的记述，可是里面也隐藏了不少机关。殿庭是指大殿的庭院，大殿相当于今天的太和殿，可是大殿庭院里陈列这些乐队和马队派何用处呢？

既然没有详细的记载，也缺乏权威的注释，那就不妨作一点分析猜想，看看有没有点儿道理。归纳起来，这些乐队和马队大体上有这么几个用处。

1. 在本寺做佛事、斋会或者大型的演出时使用。大相国寺本身居有佛教中心的位置，各地的佛界首脑人物或者宗教人士要来这里集会、研讨、做功课等，东道主须有迎宾接待的礼仪，这些乐部、马队也就派上了用场。

2. 相国寺还是皇家寺院，皇上、后妃、皇亲等要来这里做佛事，进香，捐献功德，皇宫自己要带乐队和演员来，寺庙也要准备一定数量的乐队、马队和演员，一起为皇上和后妃们演出。这种演出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，以表达他们也是释迦牟尼虔诚的信徒。有时候，开封府也有一些公务需要用到这些马队和乐部来行使政府职能。也就是说，乐部马队也是供皇家和官方调派和使用的。

3. 面向社会和其他寺庙提供演出服务，这种服务是有偿的，收取一定的费用，用来补充寺内的花销，给寺内人员发点儿奖金补贴之类。相国寺位于闹市中心，名气又很大，乐队和马队都有很高的表演水平，京城的市场和社会生活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。这也是相国寺适应庙会文化而组建的艺术团队吧。我们也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今天颇具影响的大相国寺乐团的前身。

4. 寺院里的供品之一，可能是制作成马队和乐部的雕塑摆在那里，用于敬佛。这可以从“供奉”二字看出来。

不管怎样，这些也都属于文化经营的范畴，是大市场的丰富与扩展。而且，本文还没有涉及到大相国寺自身的音乐文化建设——乐团的创建与发展情况。大相国寺总是以不同的侧面闪耀着独有的经济文化光辉。毋庸置疑，无论是宗教文化，还是市井文化，大相国寺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资源型载体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邓之诚. 东京梦华录注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.
- [2] 伊永文. 东京梦华录笺注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.
- [3] 周宝珠. 宋代东京研究[M]. 开封：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9.
- [4] 伊永文. 行走在宋代的城市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.
- [5] 周宝珠，程民生. 汴京遗迹志·点校[M]. 中华书局，2002.
- [6] 熊伯履. 相国寺考[M]. 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[M]. 1985.

（责任编辑：朱 锋）